



揪辫子 摆脱泥潭之类

◎刘景云

我对幼年时读过德国明希豪森男爵的探险故事,记忆犹新。此书早在1913年即由笑匠徐傅霖(即徐卓呆)编译过《法螺君》小册子。翻阅女翻译家王汶据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1955年的版本译出《吹牛大王历险记》(天津通俗出版社1956年),第一章中“拉着头发救了出来”一节:

有一天,我为了逃脱土耳其人的追赶,想骑马跳过一片沼地。但是马没能跳上岸去,“拍几”一声,我连人带马一起掉进稀泥里了。我们一掉下去,就开始往下沉。那可没救了!

沼地很快地把我们往里吸。我的马的身子已经完全陷进臭烘烘的烂泥里了。现在我的头也开始往沼地里沉了,只剩下我的假发上的小辫儿翘在外面。怎么办呢?要不是我的手有惊人的力气,那我们早就没命啦。我是一个出众的大力士。所以当时我就一把揪住这根小辫儿,拼命地往上一拉,于是就毫不困难地把我自己从烂泥里拔了出来,我的两条腿像夹子似的紧紧地夹着马,所以把马也一块儿拔了出来。是的,我把我自己和我的马一起拔到空中去了。

揪辫子使自己摆脱泥潭的举措,启发了德国法学家阿尔伯特,他将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称之为“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但其实这种违背物理定律的可笑情节,与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左脚踩右脚令身体腾飞跃起的描写有相类之处。

例如常杰森《雍正剑侠图》第八回里的“燕子三抄水”:

英雄童海川,一长腰,“唰”地一下,候老侠一把没抓住,海川纵身出去二丈六七。身子刚要往下落,右脚面一挺,左脚尖儿一顶右脚尖儿,左肩往上挑,右肩往下沉,“噌”地一下,出去一丈五六,然后左脚尖一挺,右脚尖儿一点,右肩上挑,左肩一沉,“哧”地一下,又是一丈多。这叫燕子三抄水。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第八回里的“燕子飞云纵”:

周淳见来势凶猛,不敢用剑去拦,将脚一点身子纵起有七八尺高上。毛太见了大喜,趁周淳身子悬起尚未落地之时,将禅杖一挥,照周淳脚上扫去。周淳早已料到他必有此一举,更不怠慢,毛太禅杖未到时,将右脚站在左脚面上借势一用力,不但不往下落,反向上蹿高数尺。这是轻身法中的蜻蜓点水、燕子飞云纵的功夫,乃周淳平生的绝技。

还有古龙陆小凤传奇系列之五《幽灵山庄》第十四章“风流舅舅”里的“梯云纵”:

陆小凤更吃惊,脚尖点地,身子立刻蹿起。大殿上的横梁离地十丈。没有人能一掠十丈。他身子蹿起,左足足尖在右足足背上一点,竟施展武力中久已绝传的“梯云纵”绝顶轻功。他居然掠上了横梁。



《灰姑娘》

插图选(8)

昂娜·夏洛特·阿普尔顿 绘

灰姑娘匆忙离开舞会,落了一只水晶鞋。



禾金其人其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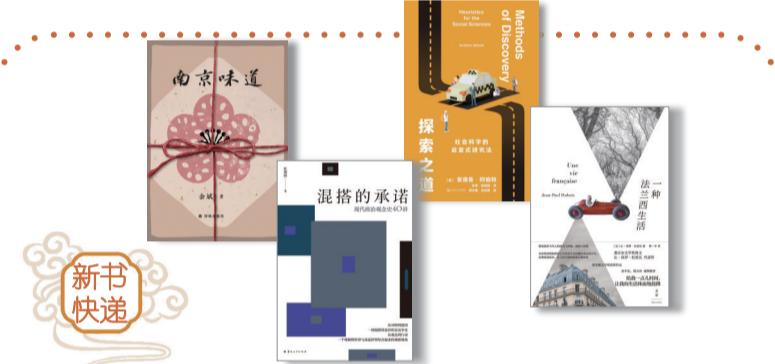
◎田子方

在近现代文坛之上,曾经活跃着一位叫“禾金”的诗人兼译者,陈子善说,“禾金,不知是否真名,因为确有禾姓。但如是笔名,倒有点别致”。如果说姓是姓而名是名的话,真名倒是真名,只不过不姓禾,却是姓许。

1950年,许禾金在文化部艺术局下设的编审处工作,参与《苏联文学丛书》编印。因文化部有意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编审处的人员全数调至出版社”,其中就有许禾金及黄肃秋、文怀沙、谢素台等。同年10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上海世界语协会六名会员作世界语广播演讲,许禾金也去了,可见他在世界语方面自有造诣,难怪此前有人请他作世界语老师。

1950年7月9日,是无名氏(即卜乃夫)与赵无华(即赵无极胞妹)“相聚整整两个月”的纪念日,两人“从我的小说谈到她的世界语老师兼友人许禾金”,赵无华对无名氏说,“我二叔提到他译的斯坦贝克的书,他却译成《前进的列车》,说应该译为《抛锚的客车》。他连书名都译错了,这本书怎么会译得好呢”。《前进的列车》又作《前进的客车》(The Wayward Bus),J.史坦倍克著,禾金译,1948年4月,潮锋出版社出版。赵无华之“二叔”即赵宋庆,精通外文,早年与席涤尘合译高尔斯华绥《鸽与轻梦》,独译《鲁拜集》,作为译界前辈,赵宋庆所说或不无道理。

一个半月前,我见她写给许的一封信。后来,丽云和李嫣告诉我,她已经订婚了。我信以为真,当时大受刺激”,此刻,赵无华对无名氏说,“我真和许禾金订过婚了”,而无名氏“脸色突然大变”,她才“登时做了个鬼脸,大笑起来”,原来是在拿老师开玩笑而已,并非事实,她继而又微笑着说,“许禾金脸上有一个瘤”。1999年,李伟为无名氏作传,对此有所演绎,说是“无名氏一下明白了,她这番话的潜台词无疑是许禾金既无貌又无才”。



南京味道

余斌
译林出版社

一位南京“馋人”的饮食札记。四十余篇妙趣文章,描摹金陵名馔、市井风味,畅谈南京吃的个性、吃的记忆,从盐水鸭、烤鸭,到吃鸭的副产物油鸭烧饼、鸭血粉丝汤,再到“马鞍桥”、美龄粥、十样菜、梅花糕……将老南京舌尖和心头的味道汇于一编。

混搭的承诺: 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

任剑涛
云南人民出版社

从14—16世纪现代的酝酿,到17世纪现代政治观念的“诸神入庙”、18世纪意识形态体系初具雏形,再到19—20世纪不同政治观念的实践,依照时间线索,按照主题演进,本书呈现出一部混搭的观念与行动互动史。

探索之道: 社会科学的启发式研究法

[美]安德鲁·阿伯特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既是一流学者集数十年功力总结的学术探索指津,能够廓清大量关于做研究的误解,辨认出好的研究长什么样、应该怎么做;于圈外读者而言它也是一份阅读图鉴,能够助你辨认出那些滥竽充数、应略读或跳过的作品。

一种法兰西生活

[法]让-保罗·杜波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小说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背景,叙述了主人公保罗·布利科的人生遭遇。小说借不同角色之口将这一时期法国一系列的国家大事、社会阵痛、观念冲突讲述出来,真实历史事件与保罗的私人生活相融合,重构了当今时代的种种矛盾、冲突与幻灭。

“三份收藏家”和“一式多份论”

◎杜仪

一名书友喜欢将新买的书用洁净的纸包起来,在书脊上写上书名,然后插在书橱里。有人发现他部分书名下标有“FB”两个字母,便问是什么意思。回答是“复本”的拼音缩写,原来他有些书会同时购买两册,一册藏、一册看。这件事一直在书友间传为美谈。

当然,“德不孤,必有邻”。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一书里也谈到这样的“双份收藏家”甚至“三份收藏家”。作者引用19世纪英国

藏书家理查·希伯的话来解释为何喜欢重复购买同一件藏品:“如果一本书不备足三本一模一样的,谁读起来又能舒舒服服呢?其中一本是用于向他人展示的,属主也许会把书保存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另一本是作为自己阅读和参考之用的,除非他愿意与人分享,不然就非得备个第三本了,为的是给朋友们各取所需。”

《伦敦猎书客》里还谈到一名藏



书家爱德华·索利,称之为“一式多份论”者,因为他所收藏的大量作品中有些甚至有六七部同样的版本。索利说起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是,他喜欢将其中一本用来阅读,一本用来记笔记,一本用来保存前任主人的笔记,一本用于珍藏本封皮装帧,一本“高”的,一本“短”的……

《伦敦猎书客》的导言,中译本标题为“书痴面面观”,书中所记人物的确都是超级书痴。